

生活写真

快乐，是人的本性。我每天都能碰到快乐的人，且都是小人物。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接触的都是布衣草根。

老曲

老曲，属猴，小七十，务了一辈子庄稼，和我住在一个家属院里有七八年之久。但我只知道他姓曲，却不知他叫什么名字。他和妻子负责门卫工作兼打扫卫生。

老曲最大的快乐，就是每口袋里能多收入几个钱。其实每个人都这样。只是君子爱财，要取之有道。他认为弄钱要靠脑袋活泛、手脚勤快。他在物业公司上班，也有一份微薄的固定收入，但他不满意，总想给自己和妻子的晚年多攒两个钱，活出应有的体面和尊严。为此，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总是闲不住。

这些年，院子里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已成风气，快递包装一拆便扔进了垃圾桶，泡沫塑料、纸盒子、纸箱子到处都是。

老曲闲暇下来，就一个一个垃圾桶去翻去拣，然后积少成多，捆在一起。领导安排老曲忙别的事，他老婆就去垃圾桶里翻，可谓夫唱妇随。攒够一车的时候，老曲就用他的小三轮把“宝贝”送往废品收购站，挣些钱回来，老两口皆大欢喜。

他们这样做，看着是给自己弄了几个钱，其实也是在给家属院打扫卫生，同时还实现了废物的循环利用。

“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”，家属院也这样。有人搬走了，有人搬来了。搬走的，一些不要的东西就扔进了垃圾桶；搬来的，要重新装修房子，旧房中的木门、立柜、橱柜等都被拆下作为废物扔在院子里。如果主家请人清理，还要额外付费。老曲干，不但主家不花一分钱，他也能白白地弄几个钱，无非就是出点力，搭点工费而已。他把这些东西装上电动三轮车，送到收购烂木头的地方，虽然他身上出了两身汗，但口袋里又多了几个零花钱。他自然是乐此不疲！

有时我碰见他从收购站回来，笑着对他说：“今天还可以吧？”他咧着大嘴呵呵地笑。有时候，内心的高兴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我住的这条街，也有一些当过官的退休老同志，但他们名气都不大，人们在路上碰见也不认识。老曲就不一样了，他是这条街上的名人。哪里有废品，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，都会给他打电话或上门给他通风报信。这都源于老曲平时乐于助人、善于帮助人。

忙上一天，吃完晚饭，老曲往被垛上一靠，跷着二郎腿，一边抽旱烟，一边喝茶水，一边听手机里的蒲剧。老曲的小日子幸福又惬意。

老樊

南风广场，是以舜帝《南风歌》命名的广场，距我家很近，人也很多，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健身。

有位姓樊的同志，看着六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一头乌发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不胖不瘦，身材匀称。冬天锻炼身体时，他脱下上身外套，红毛衣与蓝黑色的裤子很搭，一看就是一个老帅哥。他的单杠玩得杠杠的，成为广场一景。

你看，他来到单杠前，纵身一跳，双手就紧紧地抓住了单杠。先来一个引体向上，两手按住单杠，笔直地立在空中。然后，他抓住单杠，360度一圈一圈地抡起身体，在空中画出一个个飞速旋转的圆。众人赞叹鼓掌，老樊的脸上荡起幸福的笑容。

还有一次，他用两只小腿弯勾住单杠，整个上身垂直倒悬在空中。一两分钟过去后，他又让身边一个熟悉的人抱住他的腰，吊在杠上轻轻晃荡。两个成年人三百多斤体重，全凭老樊勾在单杠上的小腿，而且能持续两三分钟。他的双腿是多么有力啊！

老樊从单杠上下来，喝了一口水，稍事休息，又来到单杠旁边的一棵槐树下。这棵树主干直径有二十多厘米粗，树干约有五六米高。面对树干，他双手抱，两脚蹬，噌噌几下就上到了树杈处。一会儿他双手抓住一枝水杯粗的树枝，引体向上；一会儿他双脚勾住树枝，脑袋朝下表演“倒挂金钟”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任凭别人怎么说，我都不会相信。围观的人无不为他提心吊胆。

高手在民间，果不其然。他几乎每天来广场，一边锻炼身体，一边收获快乐！

老姚

蒲剧，发源于河东，是运城人的最爱。人们调侃说，蒲剧加馒头就是咱河东人的美好生活。

南风广场有几伙自发组成的戏班，唱戏的、配乐的都是平头百姓。只要不刮风、

小人 物 的 快 乐

■ 张宝晶

不下雨，他们都会按时按点到。许许多多爱看戏的人，各自拿着小马扎到戏摊周围自动地围成一个马蹄形半圆，全神贯注地欣赏票友们的表演。这些戏摊夏秋在树荫下，冬春则移到没有树木的空旷地。

演出时，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走到麦克风前，唱自己最拿手的那一段。

一天，我到戏摊上去找一个弹三弦的朋友。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我想在戏摊演出结束后和他聊会儿天。

没想到，一个头上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架副变色镜的老者，在麦克风前唱得正带劲，一会儿手舞足蹈，一会儿慷慨激昂……尽管我平时不看戏，对戏也不怎么懂，但被他的架势、他的音调给感染了、迷住了，觉得他非平凡之辈，一定受过专门训练或是从剧团退休。

那些戏迷们比我内行，比我兴奋，他们一阵阵鼓掌、一遍遍欢呼，现场气氛特别热烈。老先生唱完一段，观众仍然要求他再唱一个。他连连抱歉致谢，退回后台。大家不依不饶：“再来一段，要不要？”“要！”“再来一段，要不要？”“要！”……没办法，盛情难却，他只好重新上台又唱了一段，以答谢老乡亲对他的厚爱。

我问身边看戏的人。他们说：“刚才唱戏的老汉姓姚，七十八九岁了，他今天唱的是《清风亭》。”

我又问：“姚先生是从剧团退休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就是原王庄一个种地的农民。”我愕然。

“他唱得很专业，很地道，真像一个蒲剧演员！”

“他从小就爱唱戏，种地唱戏都不耽误！”

我去采访老姚，他谦逊地说：“胡唱，要哩！”

我想，大家对他鼓掌赞扬是他表演的最大奖励和认可，他心里肯定乐开了花，说不定回到家，还会让老伴给弄两样小菜，美美喝上二两呢！

老王

南风广场跳舞的、唱歌的、打拳的、跑步的、打球的、抖空竹的、唱眉户的……基本上都在早上或晚上。但能从早到晚坚持一天，且多年经久不衰的唯有打扑克的那些人。

不论是五黄六月，还是寒冬腊月；不论是刮风下雨，还是烈日当头；不论是正月初一，还是平时节假日……打扑克在南风广场是最活跃、最显眼、最壮观、最持续的场面之一。

这些打扑克的人，瘾头很大。他们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开始了，冬天稍迟个把钟头。有的打到中午12点，散摊回家吃饭，下午两点左右又赶来继续打，打到6点结束；有的从早上六七点一直打到晚上十点多，吃饭时间在附近买个烧饼或包子，喝口矿泉水了事。在他们看来，打扑克比什么都重要，吃饭却可以瞎凑合。有一天大雨，我看见几个老打家，穿着雨披骑着摩托，冒雨蹬水到文化长廊下打扑克，用风雨无阻来形容他们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打扑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一天不打心里就难受。

为了打扑克，有的人从家里拿来马扎、水杯、小桌子、台布，很讲究。也有的什么都不拿，靠着树根席地而坐就打开了，只要有一副扑克就OK，“因陋就简”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有的人乐于奉献，扑克、小桌、四个马扎他一个人全部备齐，用摩托或电动车给牌友们带来，只等人们汇聚在他的麾下。更有人晚上从家里拿来充好电的台灯或借助景观灯、路灯的光亮，挑灯夜战。

打扑克的男、女人混杂，老少参战，谁打得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。水平不在一个层次、脾气性格不投缘的人，不屑在一块玩。当然，那些关系融洽的老牌友，好把式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于是打扑克的人争吵、埋怨、指责，观战的人评论、开玩笑，热闹异常！吵吵吵，嚷归嚷，说归说，扑克还要继续打，图的就是一个乐呵，一个高兴，一个气氛！

正常情况下，广场上有四五十堆打扑克的，偶尔也会再多一些。这么多打扑克的，水平参差不齐。那些打好的，人们都了解，围观的人就多，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；打得一般化的，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任凭别人怎么说，我都不会相信。围观的人无不为他提心吊胆。

高手在民间，果不其然。他几乎每天来广场，一边锻炼身体，一边收获快乐！

老姚

蒲剧，发源于河东，是运城人的最爱。

人们调侃说，蒲剧加馒头就是咱河东人的美好生活。

南风广场有几伙自发组成的戏班，唱戏的、配乐的都是平头百姓。只要不刮风、

心灵港湾

四月的记事本

■ 安武林

三月，百花争艳，树上的、大地上的木本和草本植物，一路高歌猛进，此起彼伏地绽放的时候，蒲公英的一点小小变化，就像开到最大限度的水龙头突然关闭了一样，小小的一点停顿，就标志着四月来了。

四月，最先落脚在蒲公英的花瓣上。蒲公英的花朵是白天绽放夜晚闭合，突然，在一个清晨，蒲公英花瓣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一枚枚圆圆的、毛茸茸的种子骄傲地宣告：四月来了，我们开始结果实了。蒲公英的种子是羽毛状的，在没有爆裂之前，它们松散地聚拢在一起，宛如一个圆圆的玻璃球。那份圆，就像人工用机器精磨出来的一样，圆得令人惊讶。

十点以后，蒲公英的花儿绽放了。花朵与果实一起在微风中摇曳。黄灿灿的花瓣，白盈盈的果实，真是大自然慷慨的杰作。这种奇妙的景观，孤陋寡闻的我，见过的并不多。在我看来，重瓣的蒲公英，比单瓣的蒲公英更漂亮，像菊花一样，果实也硕大。如梦似幻，恰似仙境中的植物一般。

二月兰依然在开放，但先前的热情奔放，锐减了许多。就像大大方方的少女，突然变得腼腆起来一样。紫花地丁也一样，大片大片开放的美景

难以寻觅，它们只是零星开放，就像旅行团中掉队的观光客一样，匆匆忙忙地追赶大部队。

园子里的，不知道是芥菜，还是油菜，金灿灿的一大片。我当作油菜花欣赏了。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植物，很难区分。现在变种的植物越来越多，需要专业的知识来作鉴别。虽然黄花迷人眼，但你若是能静下心来，凝视一株花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：哦，花在凋零，细长的豆荚慢慢鼓起来了。好像果实是一队秘密行动的侦察兵，由花朵带路，从底部出发，一路急行军，最终抵达最顶端，而最后的一两朵花悄然隐退，只剩下清一色的豆荚了。

在青栅栏外，一株株苦菜花开放了。小而圆的花瓣，颜色不像黄金，而像白金。薄而细的叶子，像涂了一层薄薄的银粉。与苦菜花相似的，有一种花的名字很长：尖裂假还阳参。它们的株形高大，枝叶舒展，像一棵小小的树。整个形状，就像一个杂技演员手执一大串绳子在耍碟子一样。苦菜花的叶子倒伏，基本是贴地的，尖裂假还阳参的枝叶一尺两高，甚至还能长到一米，但花瓣和蒲公英的颜色一样，金黄金黄的。它和苦菜花像是亲密的伙伴一样，找到这个便

能见到另外一个。它们一高一低，错落有致，格外好看。虽然是草花，野花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园子里的，不知道是芥菜，还是油菜，金灿灿的一大片。我当作油菜花欣赏了。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植物，很难区分。现在变种的植物越来越多，需要专业的知识来作鉴别。虽然黄花迷人眼，但你若是能静下心来，凝视一株花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：哦，花在凋零，细长的豆荚慢慢鼓起来了。好像果实是一队秘密行动的侦察兵，由花朵带路，从底部出发，一路急行军，最终抵达最顶端，而最后的一两朵花悄然隐退，只剩下清一色的豆荚了。

空气中，丁香的芬芳没有那么浓烈了。紫丁香和白丁香的花瓣，已经开始憋足了力气，准备在花儿的接力赛中拿出好名次了。又一波花儿的盛宴即将上演。薄荷在粗重地呼吸，空气中到处都是它的芬芳。紫苏不甘示弱，尽管小小的，但它的呼吸和气息也在空气中颤动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激动，不安，欣喜，跃跃欲试。

白色的山楂花，羞答答开了。恍惚间，也就那么几天，银杏叶、杨树叶、海棠叶、核桃叶、柳叶……一下子那么大了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都可以遮一片荫凉了。它们急急忙忙在为即将到来的夏天作着准备。

一抬头，哦，杏树枝叶间的杏儿，都那么大了，大得像跳棋中的玻璃球。四月下旬，该是叶子和果实的狂欢时刻了吧！

石榴花开

■ 王晓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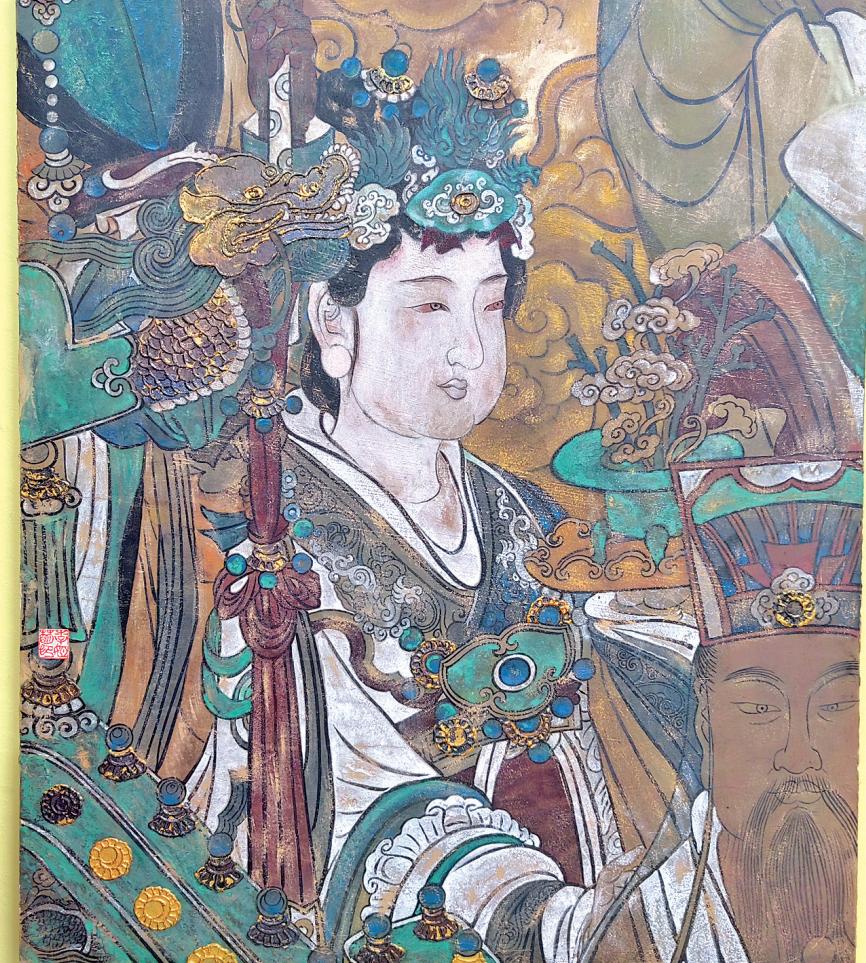
立夏踏脚叩响门环时
石榴举着红烛跳出来
每一朵火焰都在喊：
别怕，夏天的热浪还在来的路上

昨夜的雨刚洗过春天的裙摆
晨风卷着凉意
轻轻擦拭行人的额头
此刻的世界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

你把思念织成红绸伞
密密麻麻撑开在街巷
为漂泊的脚步
遮挡烈日，承接骤雨
五月的枝叶日渐繁茂
就像那些，欲说还休的牵挂
在时光里疯长

离家的背影越走越远
行囊装满星辰与疲惫
却装不下一声叹息
每当月光漫过窗台
总有一滴泪，在心底悄然绽放

无论风雨如何肆虐
你始终站成守望的姿态
把乡音酿成甘甜的果浆
挂在枝头，等秋风捎信
告诉远方的孩子：
归来吧，这里永远有一盏为你而亮的灯

灵芝玉女（泥皮壁画）
李娅萌 作

河东览胜

问道五老峰

■ 张爱民

据《周易·系辞》载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传统认为伏羲受河图演八卦，大禹受洛书治洪水。清乾隆《蒲州府志》载：“五老山，相传五老授禹图籍处。”明代《重修五老峰灵峰观碑记》提及：“峰有五老授图之异，禹功所肇。”五老峰太乙坪峰有一平台，传为五老授书处，现存明代摩崖石刻“河洛真源”。山间一道溪流，水流纹路似洛书纵横之数，民间称“洛书显迹”。山脚原有祭祀大禹的古庙（遗址尚存），旧时治水官员多来祭拜。

登上五老峰，仿佛一脚迈进了千年之前的道家世界。传说，在远古时期，五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在此隐居，他们参透天地玄机，掌握着宇宙间最为神秘的力量——《河图》与《洛书》。这两部奇书，蕴含着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和阴阳变化之理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。这五位老者，见黄河水患频发、民不聊生，遂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授予大禹。大禹依此疏通河道，治理黄河，最终平定水患。五老完成使命后，身形化为五座山峰，永镇中条山。这五座山峰分别是玉柱峰、太乙坪峰、棋盘山峰、东锦屏峰、西锦屏峰，恰与道教文化中的“五方五老”相应。据道教典籍《云笈七签》载：“五老上帝”为东方青灵始老、南方丹灵真老、中央玄灵元老、西方皓灵真老、北方五灵玄老，象征着天地五行。

城市的风景并不只是繁华。喧闹中，还有小人物的憨笑与歌吟。这就是小人物的平凡日子，这就是国泰民安下的百姓生活。愿每个小人物天天快乐、年年快乐、一生快乐！

城市的风景并不只是繁华。喧闹中，还有小人物的憨笑与歌吟。这就是小人物的平凡日子，这就是国泰民安下的百姓生活。愿每个小人物天天快乐、年年快乐、一生快乐！

连忘返的地方。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，为五老峰的山水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。唐诗人卢纶游历五老峰时，留有“丹灶久封苔色冷，石床空锁月华明”的诗句，描绘唐代道观遗址的沧桑，见证五老峰道教活动之早之盛。

宋代麻革《登五老峰》诗“中条色接蓬莱，五朵金莲天际开。欲向仙翁问丹诀，白云深锁读书台”，将五峰比作道教“五朵金莲”，“读书台”暗指司空图王官谷遗迹，体现了儒道交融。

五老峰的“五老晴岚”，指雨后初晴时，山间云雾与霞光交织的奇幻景象，是古虞乡八景之首。明朝薛瑄在《五老晴岚》诗中写道：“五峰如笏插青冥，日照霞流紫翠屏。安得身随鸿鹄起，直排阊阖献河形。”“献河形”呼应五老授禹图传说，气象宏大。

清代诗人吴雯在《望五老峰》诗中写道：“仙人解佩遗瑶草，玉女投壶化白虹。我欲因之问河洛，乱云堆里辨东西。”这里暗用《列仙传》典故，以神话意象解构云海奇观，“问河洛”紧扣五老峰文化内涵，虚实相生。在沉思冥想中，不觉已登临玉

柱峰顶，走进南天门。站在玉皇殿前，极目远眺，东、西锦屏峰横亘眼前，宛若两幅巨大的山水画悬挂在天地之间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感动。远观棋盘山石纹纵横，传说张果老与吕洞宾的残局化作岩脉，云子落地生根成了满山古松。仿佛看见北面太乙峰五灵玄老灵光显现，太乙坪残碑隐约有“看欲活”字痕，原是吴雯诗魄化人山岩……

此时，我深刻地理解了古人为何对五老峰如此钟情，这里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更是道家思想的寄托。它让我们在忙碌的尘世生活中，找到了一片心灵的净土，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五老峰问道，我们问的不仅是道家的思想和智慧，更是对人生、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水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，传递着千年的文化传承。它既是河图洛书的传说源头，也是《二十四诗品》的美学渊薮。当玉柱峰的晨曦同时照亮司空图的诗笺与大禹的秉耜，方知中华文明是山水与人文的双螺旋。我愿将这份感悟铭记在心！